詩學女為

詩學女爲卷二十二

歙汪梧鳳著

大雅

民勞三則

序召穆公刺厲王朱傳以爲戒同列顧炎武曰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愚謂詩戒同列詞若託王而意則主於刺厲三說可參用也

疏引左傳服虔註云穆公虎召康公十六世孫按康公與成王同時成王至厲王凡九世康公至穆公不應多至十六世史記但云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而不著其年譜謂惠侯當奔彘之時下至十五世則爲

繆侯繆侯七年爲魯隱公元年二說互異若是今亦未考其信惟周語召公諫王韋註以爲召穆公虎知必在厲王時耳

竹書紀年厲王八年初監謗十三年王亡奔彘國語載監謗後三年流彘與竹書符惟史記載在三十四年爲異而餘事頗合此詩之作大約當榮夷任政衛巫弭謗之際大紀云時荆蠻寇於南玁狁寇於西玁狁寇於北淮夷寇於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歛屢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則篇中所云民亦勞止以綏四方式遏寇虐柔遠能邇者俱非泛指墨子荀子皆云

厲王染於虢公長夫榮夷公終此其驗也

板三則

前篇以是用大諫終此篇以是用大諫始二詩若相首尾前則託王而作勸勉之詞以相戒龔聞之者悟也此則斥王而作危迫之詞以相責龔聞之者悔而懼也詩主諷刺義兼君臣泥者失之序以爲凡伯作考史籍厲王時未見有凡伯事不知何據

首二章刺王三章四章五章刺臣極言喪亂以警之而次章之辭輯辭懌卽出話不然之反也如是而卒癉之民已無不洽無不莫矣牖民孔易之意卽伏於

刺王兩章之末以權在王不在臣也六章安庶民七章重藩輔八章歸本於敬天備言挽回之道以勸之卽首所謂遠猶也其專責之王者不弟在辭矣蓋王之病在不亶其不亶在不敬其不敬在不知天之可畏故臨之以天而曰方難方蹶方虐方懠卽所謂天之怒天之渝也憲憲泄泄囂囂蹻蹻卽所謂戲豫馳驅也無然無爲云云者禁其敢心使其無敢於不敬也敬則不立辟而能牖民不懷城而能多助多助則夸毗不進善人不尸而靡聖無嗟矣牖民則惠師有資殿屎不聞而洽莫可期矣蓋敬以葺其板板之習

而心亘於內猶遠於外轉移之間所謂易於取攜也然而君臣憂讙灌灌罔聞卒至於莫可捄藥而不悟流亟之禍詩人其知之矣

攜無曰益鄭云無曰是何益爲蓋起下牖民孔易也价大也价人大臣也師衆也大師羣臣也大邦諸侯也大宗王族也是皆國之藩垣屏翰所當懷之以德以求厥寧至於適子非特藩垣屏翰而已如城焉所恃以自固者尤不可使壞也太子靜之事詩已早言之矣

蕩五則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夫不曰訓曰諫曰戒曰刺而曰傷則國事已不可爲矣序說首句得之厲王無道以下經師所益也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克能也言以彊暴禦衆以聚斂爲能何楷曰彊禦是妬賢疾能者下章言彊禦多懟是也掊克是聚斂巧取者下章言寇攘式內是也

漢書五行志不明其德不知善否以美爲惡以惡爲美究至於無有善亦無有惡顏註不別善惡則雖有背逆傾昃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詩云不

明爾德以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二說詮解最善

第五章似已包舉抑全篇之意故序連類推之亦以抑爲刺厲王不知湎酒之弊千古同之不必厲幽之有異辭也說見後

鬼方傳註以爲遠方不詳其地唐書以爲突厥之先文選註及世註均以爲漢先零戎按唐書云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而太王避狄仍云熏鬻知不足據北宋時先零羌有鬼章疑是鬼方之後似後說差爲近是楊用修云貴州古之鬼方按黔中俗尚鬼

巫本西南夷羅施鬼國易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之蓋荊楚之與國也

抑一則

序說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按史記年表武公卽位於宣王十四年丁亥卒於平王十三年癸未在位五十五年而倚相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自儆蓋卽位時已中身矣厲王之時年尚幼稚未必有所刺譏且武公當幽王時始入爲卿士王方迷亂于政荒湛于酒故曰其在于今也序旣以賓筵刺幽乃復以此詩刺厲考之時代其誤自見而孔氏以爲事後追

刺此附會序說不足據也其以爲刺幽者始於李迂仲而力主之者錢氏澄之錢氏曰篇中於乎小子等語應是老成耆舊之言計幽王距厲王所幾百年矣武公爲幽王卿士已在耄年幽王初政昏亂已著武公追維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曰喪厥國取譬不遠舉厲王之事以爲幽王戒故序詩者以爲刺厲王其實此詩之作在幽王時也以賓筵之序例之刺幽之說爲可從朱傳據國語專主自儆又以本詩亦聿既耄謹爾侯度曰喪厥國三句爲武公自謂無疑顧詩之刺厲者曰上帝王與帝其

尊同也詩之刺幽者曰侯度王與侯其君同也義既同則言亦借詩主刺而不主諫其詞固不可得而顯斥也侯國曰國天子畿內亦可曰國日闢國百里日蹙國百里言天子也至於既耄之詞似非武公不足以當之然而許氏以且將因循忽而既耄解之即作刺王之語亦可視呼既耄之人爲小子其義較安也味詩詞義有合於刺王者亦有合於自儆者序謂刺王亦以自儆愚則謂托於自儆以刺王耳義須兼備說可互叅惟序以爲刺厲王則有不能曲爲之解者矣

桑柔八則

左傳秦穆公引大風有隧一章謂周芮良夫作周語載芮良夫諫厲王事故序云芮伯刺厲箋云芮伯字良夫也鄭又以爲畿內諸侯王卿士者疏云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書序註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按芮卽虞芮質成之芮見緜之篇春秋自桓十年秦伯納芮伯萬於芮以後不復見經竹書紀年

以爲秦穆二年滅芮也括地志芮鄉在朝邑縣南三十里又有北芮鄉皆古芮國今同州之境所謂廢華陰城者是也

朱子云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按厲王奔彘共和行政其間年數史記與竹書紀年不符而竹書載流彘後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皆大旱今詩云民靡有黎又曰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疑即其時

倉兄塡兮傳箋皆訓久以塡爲古塵字塵有久之誼也朱子云未詳又引或說疑與癲同或曰如哀我塡

寘之塡胡一桂曰滿也積也言悲憫滿積於中愚謂
胡說爲得江文通恨賦悲來塡膺塡字本此
國步蔑資箋訓蔑爲輕朱傳訓資爲咨愚謂卽板詩
喪亂蔑資義言無財也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卽下所
云進退維谷也疑齊詩作凝韻會引同疑凝語之轉
定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箋云君子謂諸侯卿大夫
也其秉心不彊於善朱傳云非君子之有爭心也予
曰維思也競與第十五章職競用力競字同義言君
子寔能思亂之所由生秉心不與之競誰生此厲階
至今爲梗乎故後復應之曰民之回遹職競用力之

故耳蓋厲之亡亡於暴暴者必競眞探本之論也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墨子作告女憂恤誨女子鬱子
鬱二字義同憂恤形類序爵兩者未知孰誤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鄭箋西風謂之大風然則以之
成物者此風以之凋物者亦此風所謂君子之德風
也風之來也有其道亦有其自其自則有空大谷也
大風喻臣大谷喻君其來而爲成物之風所謂維此
良人也其來而爲凋物之風所謂維彼不順也乃今
之大風有隧則皆凋物之風貪人用而善類敗矣聽
貪言則對誦善言如醉不用其良而反以狂悖使我

覆俾我悖猶下章反予來赫之意專責其君之詞先儒解此兩章均未允也上章設喻泛陳兩端下乃緊入時事兩章橫設於是篇之中有橫雲斷山奇波忽涌之妙且維此維彼有就君言者有就臣言者重岡疊嶺而來至此歸重於君乃得山佳水佳寓之喻言萬古長夜一發其覆可謂漆炬白曉矣

時亦弋獲鄭云時爲弋者所獲危之也此所以嗟爾友朋也與下陰女詞意亦合言吾之告女正以使女安栖得覆蔭柰何反予來赫乎朱傳以巳之言或亦有中訓之上下文義不相屬矣

職涼善背傳訓涼爲薄箋讀作諒訓信當从毛下章

涼曰不可之涼當作諒唐石經二字異今本倶譌作

涼

詩學女爲卷二十三

歙汪梧鳳著

大雅

雲漢四則

詩所載說美宣王之詩今尋其文意似王所自作雖行下曰之語正如漢武所謂皇謂河公者不嫌於自稱也按此詩敬天憂民恤災修行中興之業實基於此非宣王自言人不能言夫鋪揚德業褒讚成功臣子之職也罪已之詔非臣子事也是詩之作本以祈旱求了以爲卽雩祀後世用爲雩祭之樂章自晉至隋皆然

世紀宣王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此襲竹書紀年厲王時事移掇之以就詩者不足據竹書又載二十五年大旱禱於郊廟遂雨亦與詩辭不合此詩當作於宣王初年金氏前編但書六年大旱理或然矣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朱傳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菑蘇氏謂與其耗斁下土寧使菑害當我身也蘇說爲得如朱傳則前此固未嘗菑也考之史籍厲王之末大旱宣王初年復繼之故桑柔云民靡有黎而此詩直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其間旱之年數不盡足據而詩固可據也且責躬罪已明主類然宋仁宗時大

旱語曰朕不敏於德不明於政降茲災告下逮黎庶
與其降疾於人孰若移災於朕此其證也又蘇氏釋
寧俾我遯謂苟我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
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苦民釋黽勉畏去云始以旱故
欲遯去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
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義皆勝朱傳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
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
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魏書咸平五年晉陽得
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永隆元年長安獲女

魃長尺有二寸

崧高五則

疏言甫申齊許皆伯夷後伯夷掌四岳故史記齊世家云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呂或作甫有甫侯者顯於周穆王時周書呂刑亦曰甫刑至厲王幽王皆娶於申二族受封最遠當世爲王朝卿士故詩首章推本嶽降以著得姓受氏之由詩美申伯而首及甫者以其同姓且甫先申顯故以甫例申著其族之貴也申甫皆指先世言之次章乃入申伯其曰王纘之事言能纘其先世

之事語意承首章來文義甚明諸儒或以甫爲仲山甫以首章卽指申伯皆誤

五嶽不數嵩高此據虞書四岳四巡周官考制度於四岳而誤蓋四方諸侯分屬之四岳以四岳紀諸侯而中嶽在畿內無巡狩述職於此者故止言四岳而非無中嶽也大司樂四鎭五嶽崩令去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嶽之有五此其證矣然大司樂之註五嶽有嶽山而無嵩高大宗伯之註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孔疏以大宗伯註爲定解是矣後人又疑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

衡後一條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以兩條互異爲疑不知前一條並無嶽名第紀江河東西南北之名山後一條方紀五嶽無可疑也或又謂唐虞以來以冀州霍太山爲中嶽引禹貢至於岳陽爲據而謂爾雅出於漢時未可信致鄭註亦緣此而誤愚謂左傳鄭莊稱許爲太岳之亂則周之前以霍太山爲中鎭不爲無據如謂周亦仍之則謬矣按周初以霍太山爲冀州鎭使霍叔主其祀則已夷於四岳隸之諸侯而營建洛邑測日景以定土中必以嵩高爲準則改嵩高爲中

岳必在是時雖無沿革明文可考此可推而知也況名在爾雅經不足信復何書足信者周禮大宗伯疏云爾雅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其說可爲定案矣至泰山一名岱衡山一名霍漢武移岳祀於天柱亦爲霍故衡霍別此則後儒皆能辨之者至是詩所云維嶽指四岳不指嵩高俗有以崧爲嵩者誤

謝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故湖陽城北相傳申伯徙封於此國語鄭桓公問於史伯曰謝西之九州何

如蓋卽古申伯地荆州記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光武封樊仲少子丹爲謝城侯卽此城云

以作爾庸傳訓城箋訓功當从鄭往近王舅說文䢋字註云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䢋讀與記同徐鍇曰遒人行而求之故从辵丌薦而進之於上也居吏切鄭據此釋詩讀如彼記之子之記云近辭也而王風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今考說文記字从已旁故亦得專言已此朱子所本也此一義也毛傳云近已也孔釋傳云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此又一義也蓋毛公作傳時本無異

義故但訓爲已後因巳字之形類已巳字之聲近記
語轉相誤今取其說之最先而義尤直捷者當从毛
文武是憲猶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云爾孔疏云由
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人爲表式朱子後說
非也

水經注渭水逕郿縣故城南今鳳翔府郿縣東北十
五里有故郿城在岐周之東鎬京之西北又春秋莊
二十八年冬築郿杜註魯下邑公穀皆作微在壽張
縣西北三十里微子所封國非此郿也

烝民二則

詩義折中疏五六章曰此二章言仲山甫不宜徂齊也七章曰言今日者仲山甫忽出祖矣然而王命則城彼東方也城朔方爲玁狁城南方爲荆徐城東方者何爲乎是無故而出重臣於外也八章曰遄速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淡遠也言仲山甫之所以當遄歸者其故不能盡言不過微發其端如清風之穆然而已蓋以仲山甫者天生之以保天子王命之以保王躬一旦去君遠行自不能如永長之思而我作詩以慰之者以秉彝懿德原有同然但使不懈其柔嘉之則曲盡其補袞之才則懿德彌邵而王自

好之不必以徂齊介意也總論曰烝民尹吉甫諷宣王也宣王初年吉甫伐玁狁南仲城朔方方叔伐荆蠻召虎伐淮徐兼城謝赫然厲精矣後怠於政而勤遠略城彼東方非事也觀其欲立魯戲也仲山甫諫之而王不聽也及其料民太原也仲山甫又諫之而王又不聽也一旦輟其補衮之職而使之徂齊吉甫能不惓惓哉衮職有闕式遄其歸情見乎辭矣臣鳳恭錄

孔疏周語稱樊仲山甫韋昭云食采於樊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在東都畿内也按今濟

原縣西南十五里曲陽城或云是古陽樊晉語陽有
樊仲之官守焉蓋仲山甫采邑後徙於河南權德輿
以爲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路史
以爲虞仲支孫卿於周封樊爲樊氏樊仲氏按篇中
言纘戎祖考其爲同姓無可疑者漢杜欽云異姓之
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此衍說也

韓奕二則

舊說韓在同州此以晉地之吕梁爲梁山春秋時韓
武子所封之韓爲韓城也按此皆在西周畿內詩不
當云韓侯入覲前人亦有辨其譌者王符潛夫論云

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孫毓並以梁山爲在方城縣燕爲北燕國與詩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語正合方城前漢屬廣陽後漢屬涿晉屬范陽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所云溥彼韓城是也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卽其地水經注又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徑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與良鄉縣並隸北直順天府卽詩之梁山矣鄭箋引國語史伯對鄭桓公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竊意鄭桓爲司徒在幽八年史伯之對在九年則宣王時其國已滅入晉爲韓氏封邑此之韓侯詩明云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因以其伯則與晉地之韓受封自別鄭不得援彼釋此也竹書紀年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朱傳似本此爲言而惑於舊說因云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以晉地之韓而用燕師則勞師遠涉知不然矣

出宿于屠毛傳不詳其地朱傳引或說云卽杜按杜字古有作屠者左傳滕宰屠蒯檀弓作杜蕢可證今

西安府長安縣有杜陵城在府東南十五里周杜伯國也諸侯相送不出境故顯父餞之於此或引說文左馮翊鄜陽亭當之鄜陽在同州晉地也於晉則遠矣

江漢三則

序召穆公平淮夷也按後漢書東夷傳殷武乙衰東夷遂盛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此淮之所以有夷也周興西北去淮夷最遠故難服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叛旋同奄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時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宜從鄭箋敏戎功宜從朱言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召康公能開敏女功我當錫女以嘉祉也

秬鬯一卣此九錫之典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是也告于文人據書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疏云令繼唐叔之業此箋亦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蓋指召康公言故下文云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朱傳以文人爲文王

誤矣錫山土田皆以爲錫山川土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釋文云山本亦作之

常武六則

崧高以下四篇序皆云尹吉甫美宣王而常武則以爲召穆公詩按韓奕江漢作者無可考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疏云當是尹吉甫也命臣者內史之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爲卿而兼內史也愚謂史掌策命此詩知尹氏爲內史而崧高以下五詩類敘見吉甫姓氏者三篇似可援例以定乃獨指常武爲召穆作此不可解

朱傳於江漢則云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於常武則云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予不謂然江漢召公平淮夷也常武宣王平徐戎也江漢之詩曰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總淮以南北之夷言之未嘗專指淮南也常武之詩曰徐方驛騷徐方震驚濯征徐國徐方既同徐方既來皆指徐戎無言淮夷者徐戎伯翳後其地在泗州臨淮之閒其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言循淮而往也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敦頓也仍就也單行頓宿於淮之濆而志在即戎也濆文選註作墳云汝墳河墳淮墳謂之三墳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言

截淮而渡也皆叙途中經歷詩辭顯然而朱子必強分之嚴粲陳鵬飛輩更爲之曲說多不可通矣

竹書紀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於淮王歸自伐徐錫召公命皆在宣王六年蓋徐戎之叛自三監流言時已然周處西陲相距最遠且又中隔淮浦黨惡肆逆其勢未可動搖也故欲平徐戎須先平淮夷然伐淮而徐救之矣勢在分兵並出召公受平淮之命而王師繼之次淮觀兵助此兵威截淮濟師出彼不意詩云不留不處不測不克如雷如霆如飛如翰蓋威武神速用兵

之要道也

楚語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郡國志河南雒陽縣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父之國也

三事就緒三事卽三卿與十月篇之三有事兩無正之三事大夫義同蓋南仲爲上將皇父爲監休父爲司馬也南仲見出車篇

五章云如飛如翰言其整如江如漢言其盛如山之苞言其靜也固如川之流言其動也疾孔疏云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

故以川喻

瞻卬五則

序與下篇皆云凡伯刺幽王大壞按凡伯無可考箋引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葢證周之世卿有凡國伯爵者非卽其人也板序亦云凡伯刺厲故或以爲厲王時人考幽王三年嬖褒姒上距厲之監謗六七十年而板詩已云老夫灌灌豈能至此時尚存耶予於板詩不敢信序而此與召旻朱子均不指作詩之人今從之瞻卬釋文本亦作仰

詩學云按左傳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後杜預云

共縣東南有凡城袁山松云在共縣西南郡縣志共有汎亭卽雅詩凡伯之國因悟周定公歸老於凡而莊子及魯連子所云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者卽共和之周定公也小序故以板詩爲凡伯作而作此二詩者又爲凡伯之繼世與按陸氏之說頗見考覈存參

朱子以褎姒奄人並言蓋據詩時爲婦寺一語然詳繹詩詞刺變褎氏之意多婦寺以文相屬耳朱子於召旻昏椓靡共既不指奄人何於此獨反之豈必欲盡易舊說耶

梟爾雅謂之鴟鴞說文云不孝鳥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亦曰留離邶風云瑣離是也鴟鳶屬其性貪殘禽經云鴟以貪顧以愁嘯是也梟鴟本二物故詩曰爲梟爲鴟唐光啓二年慈州梟與鴟鬬相殺其非一物可知爾雅有茅鴟怪鴟梟鴟之名以別鴟類釋爾雅者遂以鴞梟鴟合而爲一蓋考之未詳

懿厥哲婦顏師古云幽王以哲婦爲美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朱傳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以不能教誨責婦寺語似贅當從蘇氏王不用教誨之言惟婦寺是聽之說且與顏說尤合

召旻三則

蘇氏曰因詩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於小旻而已

我位孔貶朱傳作詩人自謂毛傳貶隊也鄭箋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蓋言不寧如此則天位亦將隊矣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箋義爲勝旱草故枯槁而無潤澤棲苴水中浮草喻流亡無所止耳不必云棲於木上也維昔之富不如時毛傳昔者富仁賢今則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毛傳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兩句

互文見意勝朱傳職況斯宏不栽我躬朱傳亦作詩人自謂燮云今時偏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栽王之身乎語意上承池泉下起蹙國極得詩旨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惟今之人不尚有舊先王謂宣王受命謂中興召公謂穆公虎日辟國百里如江漢所稱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我疆我理至于南海之類瞻卬之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可與此相爲證蓋以宣王及諸臣經營數十年而不足者一旦隳於婦人之手

爲可惜也前篇之末責王以法祖此責王以任用舊

臣二詩次江漢常武之後可以見今昔之感矣

歙汪梧鳳著

周頌

清廟一則

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按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爲文武並祀可知說詩者誤秉文之德爲文王之德又不解不顯不承之義遂以此爲專祀文王按文猶言追配於前文人江漢告于文人之文言前人有此文德而多士能秉持之不古通丕鐘鼎釋文曰猶言丕顯不承是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王詩中已

有明證不必舍經從傳矣

周頌之詩多不用韻顧炎武曰多若韻若不韻者意古人之歌必自有音節而今不可考予謂工歌四人每誦一句則三人從而和之倡和之聲自相爲韻朱子所謂疊字曼聲以歎發其趣者也樂記淸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義正如此

維天之命三則

淸廟始祭而升歌也維天之命祭而受嘏也二詩皆文武並祀而此專稱文王祭告者中其志祝嘏者統所尊也言不顯而不及不承者前統言秉持文德此

專言文王之德義各不同

此詩述周受天命而推本文王以著所自命即其命維新之命不過丕大也言天之所以命周者不已實由文王有此丕顯之純德假大收受也大哉文王之德有以流溢于我則我當受之且非特我也駿惠於我之文王德可遠及後世因勉其篤厚以培之焉書云萬年厭於乃德文王之德蓋如是矣

左傳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註以爲逸詩且引詩者時有不同本詩可通不必援彼易此朱子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譌也按何遐爲聲之轉

如遐不眉壽遐不作人之類可證何之轉假未聞

維清二則

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服虔皆云文王之樂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歌維清則舞象舞矣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按象者所以象其事文武之舞皆得爲象而此云文王者詩中言文王之典且大武詩存而象箾缺不可考故漢人以此當之今亦未知其是否也李氏詩所以清廟爲方祭維天之命爲祭而受福維清爲祭畢送神義亦可通

詩所典者祀典也虞書曰直哉惟清大雅曰於緝熙

敬止故清而緝熙者文王之祀典如是今祀文王者能自始祭以迄有成事則勿替其典實受其福矣按肇禋迄用有成二語或以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爲始祀則有成之義無所指或云文王始受命祭天其後王業有成至今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義亦迂曲李氏得之

烈文三則

序說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服虔左傳註亦云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朱傳以爲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考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

歌烈文本經立言更足補序所未及

錫茲祉福毛以為文王錫之鄭以為天錫朱子以為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此祉福惟王其崇之鄭朱皆以為王之崇諸侯念茲戎功朱傳又以助祭錫福當之皆未善嚴華谷云助祭諸侯往往身佐文武定天下者錫祉謂其夾輔以興周祚也又云爾於爾之國無封殖無侈靡惟當王室是崇均勝舊說戎功武功也言諸侯之繼序者當念其父祖平定天下之功而益張大之繼序以上勸戒諸侯之辭下乃推本前王能得人以彊國又明辟公所以為之用者以

前王皆有此不顯之德故念辟公尤不能忘前王詩獻功祭諸侯而終於頌美先王故別於雅矣

蘇氏曰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天子位以爲政七年而後反子考於詩書無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諒闇而聽於冢宰三年蓋免喪而復成王之終喪也以幼不能聽政而聽於周公七年而復故書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嘗不稱王命也然則成王既已即位矣成王雖即位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

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卽政亦非復其位葢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卽政卽政非卽位也苟成王有卽位有卽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天作二則

詩義折中曰天作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享於岐山是也周之王業起於西岐修平啓闢疆理宣畝所謂太王荒之也徽柔懿恭惠鮮懷保所謂文王康之也棫拔道兌夷喙民歸所謂岐有夷行也荒之者順天康之者安民順天安民而後有夷行難之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此文
王之康功也荒之功在一時康之功在萬世子孫保
之法文王之康之足矣蓋順天之本在於安民也其
旨遠矣臣鳳恭錄

彼徂矣絕句岐字連下有夷之行讀文義顯然且與
彼作矣句相應不必改徂爲岨改矣爲者也說苑尹
文對齊宣王引詩岐有夷之行韓詩句讀亦然蘇穎
濱嚴華谷皆本此

詩義折中從之今以此爲定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
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仍作徂而刋辥君章句訓

爲徂惟矣字作者字岐字連上讀爲異或曰韓詩作彼岨者又作彼徂者故昌黎詩亦云彼岐有岨蓋諸本不同耳朱子句讀從漢書岨字參用他本矣字則仍本詩之舊今就詩說詩不更改字

昊天有成命一則

序郊祀天地也按周語叔向聘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全引此篇文其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

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單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朱子據國語以此詩爲祀成王謂康王以後詩詩序辨復詳及之立論甚允前此鄭衆賈逵唐固之徒皆主是說而韋昭以成王之德爲文武能成其王德以明文昭定武烈爲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蓋亦爲箋說所誤至潁濱謂成王非基命之君則更不然洛誥周公曰王如弗敢基命定命王晦叔云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

邑旣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可爲左證伊尹誥太甲亦云嗣王新服厥命豈皆異姓受命之謂乎且詩明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是受命者文武而基命者成王也又何疑焉愚考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於先王則此詩當爲康王吉祫升祔成王於武王之詩安溪李氏亦主祔祭之說然以爲祔文王則非升祔之禮詳見後執競篇

我將四則

序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程子以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冬至氣之始故祭天而以祖配之萬物成形於帝
人成形於父季秋成物之時故享帝而以父配之是
也按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先郊而後明堂
先祖而後父歲時之序尊卑之義也宗祀配位皆有
天下之王當之故夏宗禹商宗湯則周當宗武今宗
文者周家言受命皆本之文王故禮記曰武王克殷
祀於明堂而民知孝蓋宗祀在武王時已定周公成
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言文者亦以太王爲受
命之君故耳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則周公其人蓋本制作禮樂而言謂此則周公之

爲之也非周公敢以子道自居舍武而宗文也陳祥
道禮書謂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
王而已是以周公其人一語誤解此詩爲作於武王
旣歿之後後世又誤嚴父配天之義謂王者必以父
配天而後爲孝如漢孝武之以景帝配唐孝和之以
高宗配明皇之以睿宗配之類朱子語類謂只以有
功德之祖配之一言可破千古之惑矣
孔疏謂明堂總祭五帝之禮引曲禮大饗不問卜註
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大享帝註云
言大享者徧祭五帝爲證按周禮言祀天又言祀昊

天上帝此統言天者也該五帝之祀而言也言五帝
又言上帝此分言天者也不該全體之天而言也天
者總名也昊天上帝謂天爲帝也五帝者青赤黃白
黑五方之天也五帝者謂五方之天亦爲帝也言天
則遠矣言帝所以引而近之於以見天人感通之理
朱子曰爲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
謂之帝是也天與五帝均得稱上帝故言天者加昊
天以別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者
禮書曰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也
此詩言天不言帝而孔疏以爲祀五帝者以明堂之

禮知之帝天之稱對文則別散則義通如會同爲時見殷頫而論語及小雅車攻所稱皆散言者是也天有統言分言之異地亦有之周禮大宰祀大神示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凡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凡樂函鐘爲宮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大神示猶言天地土示謂五土之示天神則凡天之神與焉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故曰皆降皆

出也大祀祀天又旅上帝祀地又旅四望古人之於
天地既統事之復分事之蓋亦如宗廟之事有禘祫
又有四時之祭以事人者事神必如是而其道始盡
焉爾

明堂自古有之淮南子曰神農之世祀以明堂新論
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通典黃帝拜祀上
帝於明堂蓋稱名不妨自周矣然亦代各異名古有
蒿宮明庭黃帝時亦名合宮堯時名衢室舜名總章
夏后氏名世室殷名重屋皆明堂也言明堂者不外
五室九室兩家而康成檢校舊本改明堂月令篇九

堂十二室爲九室十二堂歷考諸書九室是矣而五
室十二堂亦非有異制也西河毛氏作明堂問辨之
極詳今約其文於此其言曰據大戴禮盛德篇明堂
凡九室縱三橫三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以九室乘之四九三十六八九七十二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
辟雝堂外環水明堂月令篇赤綴戶也白綴牖也言戶牖色堂
高三丈其地高三十丈東西九仞八尺曰仞七十二尺南北七筵九尺
曰筵縱六十三尺九室十二堂以四維分作八个爲十二堂四戶八牖宮
三百步合墉門爲宮六尺曰步共一百八十丈在近郊三十里孝經緯明堂在
國之陽月令青陽左个東北室與元堂右个分作兩堂此正九室中二堂也中一室名

太室不用青陽太廟（正東）青陽右个（東南）明堂左个（南東即青陽右个也）明堂太廟（正南）明堂右个（西南）總章左个（西南即明堂右个也）總章太廟（正西）總章右个（西北）元堂左个（北西即總章右个也）元堂太廟（正北）元堂右个（北東即青陽左个也）明堂位有中階阼階西階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此在辟雝之外）應門（此又在南門外則前有二重門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墉（四門環以墉）則其制大約以一百四十丈之宮築高三丈（古以明堂即靈臺其趾甚高）縱六丈三尺衡七尺二尺之堂立三十六柱（每堂四柱共三十六）合作一屋而蓋以茅分九室十二堂施三十六赤戶七十二白牖上圜下方九衢八達堂環以水水環以墉六

階南三階三面各一階五門此在西漢諸儒無異詞者自康成本淳于登之說註考工匠氏五室之文而九室五室遂成門戶不知考工詳於軌步而略於體製其但云五室而不及九室非謂室無九而但有五也以爲明堂陰陽全在五行饗祀方明特尊五廟弟稱五而九在其中五舉其要九推其全也猶之但稱室而个在其中太廟太室五據其正四維八个四居其偏也且五方五廟是五室也廟必有个以八个而合四室則九室也北魏賈思伯稱九室爲五室五不少減以室中有个也予謂五室爲九室九不加多以个卽在室

也是以考工稱五室大戴稱九室月令稱十二堂裴
逸稱一屋其義一也此周通之言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王志長曰彭山季氏云周禮羊
人曰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寔柴也先柴而
後獻故維羊又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享者
獻牛以共祀按周禮大宗伯註云祀五帝亦用寔柴
之禮王說是也右釋文本亦作佑下同鄭箋訓爲右
助較朱傳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說更直捷
時邁一則
序巡守告祭柴望也孔疏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
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周公作也按班固謂
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後儒亦多宗之予謂一
代之興巡省大典不應至成王時始舉行考竹書紀
年載十二年克商其夏四月王歸於豐饗於太廟命
監殷遂狩於管十五年初狩方岳二條歸豐饗廟事
與武成狩而逸周書有十有三年王在管之文與狩
於管符度邑解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丕
顯瞻過於河宛瞻過於伊洛與詩言河嶽亦符僅言
河嶽者約舉之也亦可爲武王有巡狩左證樂記云

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參考諸書及武成所載與詩言悉合且詩疑作於大告武成之時蓋既正大統將有巡省必告祭以行如舜受堯禪正月受終先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羣神踰月而巡守也詩中及河喬嶽肆于時夏皆告以所至之地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於上帝此詩乃將出告祭之辭而其後凡巡守用之耳孔疏謂武王巡守是矣以爲既至方岳告至之祭者失之黄氏櫄曰武王巡

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斯說得之

執競二則

序祀武王也朱傳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按祀武則詩不應獨致詳於成康且曰自彼成康夫彼者別

於此之辭上之成康下之成康並無異義而何以彼
之凡言彼非實指其時地必實指其人非可作語辭
也下武成王之孚愚亦作成王昊天有成命之成王
不敢康從朱傳則此亦宜從朱作成王康王也然三
王並祭祀典所無以爲大祫於太廟乎何竟不及文
王以爲祔祭於武王之廟乎則武王至孝王時昭穆
親盡於是始有不祧之世室前此未聞有專廟也豈
以是詩爲孝王時作乎卽有專廟何忽兼祀成康於
其廟乎此必不可通者序所以不主成康爲二王也
安溪李氏以此詩爲康王祔祭是矣然以爲祔於武

王非也考之禮祔皆喪祭然一在卒哭後一在譚後
卒哭後之祔孫從其祖蓋是時未立廟先以其主寄
祔於祖廟之旁祔畢仍迎主歸奉於寢凡練祥諸祭
即祭於寢至時祭而仍寄廟如是三年左傳所云喪
祭於祖烝嘗禘於廟也此李氏之說也愚謂此寄祔
非升祔不應有詩是詩當爲昭王吉祫升祔康王於
成王之章禮新王免喪有吉禘吉禘者吉祫也凡毀
廟之主與未毀之主皆升祫於太祖以爲死者入廟
必合先王先公而並諦審之且二祧當祧一主入毀
廟矣是必迎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後將新祧一主

隨舊祧衆主並遷焉而新祔之主乃得從二祧三親
返於禰宮且升祔之後昭穆一變新主當居穆位然
吉祫審禘舊主未更故暫與考列俟祧定而正於其
位方禘祭未定時則成康同居穆位故詩人以成康
並稱而本之於武王
武王初定天下殷頑梗逆徐淮交訌四方尚未寧也
故奄有者自成康時始外傳所云十八王而康克安
之是也此詩之意言武王持此自彊之道故其功亦
莫彊成康繼世又皆能丕顯武王之功是以上帝益
皇大之以奄有此四方而明察無不至也鐘鼓喤喤

以下則皆祭祀之文爾

思文二則

序后稷配天也疏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爲之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予謂冬至祀天於圜邱圜邱者南郊也其壇曰泰壇與四時迎氣諸郊不同圜邱之郊祀天四時之郊祀五帝皆以后稷配春秋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是也此言后稷配天

明是圜邱之祭然先儒亦有言圜邱配嚳南郊配稷者按祭天因南郊地上之圜邱邱圜而高所以象天所謂爲高必因邱陵也言祀天不得分圜邱南郊爲兩祭且周之始祖斷自后稷凡言嚳者皆傳襲之譌生民詩已詳辨之孔疏又以后稷爲配所感之帝此緯書更不足信

書傳道德純備曰思謚法解經天緯地曰文后稷實兼有之此配天之德也故曰克配立如字極中也即洪範皇極之極立極於已錫極於民所謂已欲立而立人也故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言配天之功來

牟廣雅麳小麥也麰大麥也趙岐註孟子亦以麰麥爲大麥本草注大麥今稞麥一名麰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管子夏至而麥熟穀之始也舉其始所以該百穀也立民莫先於食帝貽來牟命率育中夏而不得以此疆爾界限之既富且穀於是乃陳常于時夏矣此言立民之事蓋推本有周受命之本於后稷也

臣工二則

詩義折中曰臣工耕籍也王率羣臣躬耕帝籍祭於先農而受釐耕籍事竣乃敕保介使勸農也國語曰農

祥農正日月底於天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王即齋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享醴乃行及籍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此則王籍爾成之大略也又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則遍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此則來咨來茹之大略也臣鳳恭錄

維莫之春建寅之月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鄭箋

引月令謂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其說是矣然先儒多謂周人改正不改月故朱子以莫春爲斗柄建辰夏之三月予嘗以春秋孟子考之而知其不然者春秋書春王正月而左傳王周正月則非夏正月明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以周十月實夏八月故以雨雪爲不時而書若建亥之月則雨雪常矣十四年春正月無冰以周正子月正凝冰時而無冰故書若寅月則無冰不足異也莊十七年冬多麋以害稼故書若夏正之冬則無稼矣僖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冬至也若夏正寅月則安得日南至乎成元

年二月無氷夫寅月無冰猶或曰異也若卯月何足
異乎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以周十月爲夏八月
非隕霜時若夏正十月則重霜正其時且亥月菽已
成矣而何以言殺菽乎孟子云七八月之閒旱朱子
亦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云歲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誠以周十一月爲夏九
月周十二月爲夏十月故宜及此時修治橋梁故曰
民未病涉若夏正子丑之月則已凝冰沍寒矣可復
至此時爲橋梁哉然則此詩維莫之春其爲寅月又
何疑焉

噫嘻三則

詩義折中曰噫嘻卜郊也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日至不卜孟春祈穀則卜之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穀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詩言成王昭格者康王作龜於禰宮也郊而遂耕故於廟中戒農官焉勸農重穀之至也臣鳳恭錄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箋云竟三

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舉其成數疏云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計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旣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朱傳云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

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駿浚通說文深也發墢通國語王耕一墢墢以耜起
土也深墢即孟子所謂深耕

振鷺二則

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諸家皆主其說訓義亦同或
曰鷺色白殷人尚白蓋專言宋之至予觀朱子於在
彼無惡二語兼引陳氏之說則亦似主宋言者然微
子助祭有客一詩足矣韓詩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
鳥也振者言振羽而飛西雍者文王之雍也言文王

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據此似太學養士之作中庸引詩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譽於天下者也則不主助祭明矣李氏詩所云此釋奠於太學之詩也振鷺與其修潔雝辟雝也太學在西郊故曰西雝我客指賓與之賢士也在彼學者也不厭故曰無惡在此教者也不倦故曰無斁以永終譽期其以令譽終也大雅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按雝舊說皆訓爲澤不主太學益可證予靈臺辟雝之說然虞庠在國之西郊而詩言西雝則薛君之說亦可從特不必竟泥辟雝爲太學耳李

氏之說根據韓詩義甚允切今從之

鷺白鳥所以比德鷺之飛翔有序故曰鷺序所以比容專言容者威儀爲定命之符也此比而兼興者朱子指爲賦體非是

豐年四則

此篇及後載芟良耜絲衣四詩當是豳頌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是也朱子並思文臣工噫嘻言之非是后稷配天之辭不宜施於蜡祭而臣工噫嘻指有時王名號非豳俗之舊與風之七月雅之楚茨諸篇異矣

序以豐年爲秋冬報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爲所以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予謂烝非進之義也冬祭也詩主乎蜡不兼秋言之百禮凡先農田祖方社之祭皆是大蜡則合萬物而饗之言其禮之多也與載芟同李氏曰古有事於報賽者必先家祭而後行之故楚茨信南山皆言祭祀先祖之事甫田大田乃及方社田祖是皆自祖妣以洽百禮之證也餘義各見本篇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 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歸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按彼註以昆蟲列八蜡之一 此祝詞欲令先嗇諸神除之耳非祭之也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亦非是陳祥道云蜡之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去昆蟲而數百種是爲得之禮書又云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

王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甌韋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山澤川陵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古者蜡則飲於學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

萬億及秭毛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朱子從之按韓詩傳陳穀曰秭則此詩乃新陳並言耳

有瞽二則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諸家之說亦同詩所瞽用以弦歌於堂上者也設樂縣及鼓鞉柷圉之屬於下以奏簫管所謂下管者也肅雝和鳴蓋總而言人聲八音相應無不和諧也先祖聽之賓客至焉如虞書所謂祖考來格虞賓在位者成樂舞之節段至舞入而樂將闋矣故以成言之虞有九成周有六成

應田縣鼓毛以應爲小鞞田爲大鼓鄭以田爲小鼓字當作輮朱子兼採二說按輮即陳田陳二字古通用春秋陳氏後爲田氏史記韓世家有陳筮即國策

田苓可證爾雅鼓小者謂之應縣鼓鄭以明堂位有周鼓始縣之文謂周制或曰路鼓也是鼓之大者愚謂應田縣鼓蓋小者陳之而大者則縣之耳釋名以應爲大鼓賈公彥謂諸侯祭禮應鼓縣在東方與此詩所言者別鞉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周禮小師掌教鼓鼗大司樂靁鼓靁鼗於圜邱奏之靈鼓靈鼗於方邱奏之路鼓路鼗於宗廟奏之此蓋路鼗也柷敔亦小師所掌樂書以爲柷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敔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是也簫樂書云編竹而成長則聲濁短則聲淸其狀鳳翼其

音鳳聲中吕之氣夏至之音也其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七十四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爾雅大簫謂之筶小簫謂之筊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蓋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管律吕精義云即律管律吕各六有特有編前儒不識管者謂管長尺圍寸併兩而吹此漢大予樂官之雙管非古所謂管也後儒不識管者謂管除哵子外長六寸餘此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管無孔惟管端開豁

口以便吹縱橫皆廣一分七釐六毫乃黃鐘正律內徑之半也

潛三則

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按周禮䲻人春獻王鮪夏小正二月祭鮪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孔疏云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是也

疏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

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
鰷形狹而長如條然色白故曰白鰷性浮好游水上
莊子稱鯈魚出游從容以爲魚樂是也爾雅鮂黑鰦
卽指此或謂之鰌或謂之鰷魚

雝三則

序禘太祖也予謂太祖后稷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祖者凡先祖之通辭
也祖之所自出者謂始祖也禘於始祖之廟而以凡
有廟無廟之主皆配食於始祖故可言審諦無遺失
亦可言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其說見左傳閔二年

註疏中自趙匡誤解禮經以釋春秋謂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後儒遂襲其謬多不可通矣或曰魯不有文王廟乎予曰傳有之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註云周廟謂文王廟是也然則魯之禘也不祖文王乎曰魯之祀文王也猶宋之祀帝乙鄭之祀厲王出王廟也非魯之所獨也其得配周公於其廟也則成王康公靈而賜之者也非魯不得用也今以侯國特賜之典而定王者祫禘之大禮可乎且周自后稷以前無復可推矣又烏可強求自出之祖以就異說而反昧帝嚳為稷父

之非乎至漢儒以禘祫分爲兩祭則又不然祫者合也合祭稱祫猶特祭稱犆禘合祭也言祫所以釋禘之義爾雅釋禘爲大祭是也如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稱烝祫嘗祫禘祫非於諸祭之外又別有所爲祫祭也此皆禘祭大典不容不辨其誤者故附論於此

此詩箋疏以爲成王祭文王朱子以爲武王祭文王皆由不解太祖之義而誤予謂太始也太祖卽始祖文雖異名理則一致且周人以諱事神而詩中不避

月字正以禘於始祖以尊臨之爲廟中不諱之義如但云臨文不諱則於他文不避可也豈有專祭其主而斥其名者乎或引駿發爾私爲證予謂彼詩戒農官與武王無涉此正所云臨文不諱者且又安知非即國語之𩥉字乎不得以彼例此也皇考烈考孝子毛鄭以來其解互異然皆不可通故說是詩者惟呂氏讀詩記最善其言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孝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

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
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太
姒之所右助也文王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
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於文王太姒焉閔
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
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
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其說允矣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箋云天子是時進大牡之牲百
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按宗廟之事天子薦
大牲禮經可考而朱子以爲諸侯所薦誤矣

載見二則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疏云成王於此親爲祭主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按竹書紀年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詩疑作於是時故曰載見載見者始見也其說互見後訪落篇朱子以爲語辭而易序非是

鞗革有鶬說文引作瑲云聲也何楷曰瑲玉聲也鞗革有瑲音者金厄所觸亦如玉之鳴也

有客二則

序微子來見祖廟也予謂古者爵人必於祖廟此微

子始封見於周廟而遣之之詩白虎通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是也其冊命則載之尚書宋子從序不主孔氏助祭之說得之矣

萋且敦琢皆指其旅有萋盛也有且多也敦彫古今字彫琢皆治玉之名於人則有選擇之義言從者之盛且多而又選擇至精賢從者所以賢有客也淫大釋詁文威曹氏曰等威也蓋宋得用先代禮樂故其等威至大

武二則

序奏大武也鄭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按左傳

引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孔疏云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朱子謂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不知何據豈所見本有異與又云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非矣此則朱子誤解傳文非傳之誤彼文云武王克商作頌引時邁篇又作武引此篇及桓賚固分別言之然大武之作雖當周公時其意主於象武王之功以克商爲本故連引以證京觀之失非謂武桓賚三詩之作與克商爲一時事也是此詩及桓之稱武王均無可疑或曰竹書載克殷之年作大武樂非武王時乎余曰

此則舞而非詩李氏樗云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其始則持盾正位以待諸侯既而戰鬥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爲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其義一也

禮記冕而舞大武然亦用之獻尸通典云周制尸入後卽行初獻之禮三獻後奏大武之詩九獻後舞大武之舞

閔予小子二則

序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謂成王予謂此成王吉

祫升祔武王於文王之詩升祔禮見執競篇序於此詩及後三篇皆泛言嗣王然玩詩文皆當屬之成王朱子亦以四詩爲成王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理或然也

訪落二則

此新廟既成而延訪羣臣以落之之詩胡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皇皇如有所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以下則焄蒿悽愴若或見之也

此與載見皆一時之作吉祫升祔在成王三年朝廟在四年此詩曰率時昭考而載見亦曰率見昭考則

此成王初朝而彼諸侯始見竹書之文可考而據也

敬之二則

序以爲羣臣進戒嗣王箋疏皆以敬之六句爲羣臣之戒維予六句爲成王之答朱子從之李氏曰成王自儆之詩也首言天之聰明明威敬之不可懈繼言聽以成敬學之不可輟卒乃歸功於周召二公諸人輔導啓沃之勤也仔肩肩也身所賴以執持者也不曰股肱而曰仔肩尊之之辭較勝舊說

天維顯思卽尚書所云天顯士之爲事者何楷曰說文事乃士之本訓其以士爲人品之稱則謂其人足

任事故亦以士名之是也熙國語廣也歐陽氏曰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道光明舊說訓熙亦爲光明非是

小毖三則

序以爲嗣王求助說是詩者多泥序而不得其解朱子以詩有未堪家多難一語遂謂此亦訪落之意則又用序而益其誤矣西河毛氏云小毖自懲也莫如云者懲已之使管蔡也大誥云我國有疵也肇允云者懲已之輕武庚也大誥云殷小腆誕敢犯其叙也故曰予其懲而毖之也哉當其初也莫有使蜂螫予

者予自求之若曰予懲乎管蔡之事而不及也桃蟲者鷦鷯也鷦鷯鳥也人但以其名爲蟲而忽之不知拚飛之本是鳥此忽視武庚而不知武庚實勝國後得爲患故曰始以武庚爲可輕而不可輕也予遭家不造久矣乃復覩此事較舊說更切當

蜂禮謂之范方言謂之蠓螉亦謂之壺蜂樹上作房者木蠭形差小穴居者土蠭最大螫人或至死桃蟲莊子謂之鷦鷯方言謂之工爵亦謂之桑飛鳥中之最小者工於爲巢繫髮葦苕閒取茅秀爲窩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又云襪雀郭璞謂之巧婦喙銳如錐

專訓葦中蟲食之故曰掏蟲掏桃古字通也毛傳云桃蟲始小終大陸璣云鷦鷯生鵰皆失其實朱子兼用二說謂鷦鷯小鳥鳥大鳥其雛化而爲鵰故始小而終大詩但云拚飛不以爲生長變化明矣張氏詩紀云微物不可忽動卽可慮初聞桃蟲名以爲蟲耳及拚飛而始信爲鳥蓋初視爲鼠不知其爲虎也此深懲乎殷遺之可患也最得詩義

蓼有紫赤青馬水香木等七種生水澤者莖赤味辛謂之辣蓼或用以毒溪取魚爾雅云薔虞蓼卽詩所言者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

蒳馬水二蓼葉大上有點黑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

載芟二則

此下三篇皆豳頌說見豐年

千耦其耘箋以爲旣芟柞草木而芸除其根株朱子初解亦從鄭集傳易爲去苗閒草劉瑾曰以下文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是也驛驛其達爾雅郭註及文選註並引作繹繹彼字義爲長蓋狀苗之出土生意接續繹繹不絕也麃說文作穮音義同徐鍇

曰禾已長大復鉏其間草也嚴粲曰芟耘穮皆除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爲田先除其土上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言穮是除苗間之草也予謂綿綿其穮謂耘者之衆而不息故爾雅云綿綿穮也飶香椒馨苑處義曰說文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奠桂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李氏曰蜡後則有養老之禮故此並言之壽考者國之瑞故曰邦家之光寧者養而安之也振古如茲言自后稷以來如此也卽豳雅自昔何爲自古有年之意是也餘義詳朱傳

良耜三則

此詩大指與前篇略同

荼爾雅作蒤亦謂之委葉陸生穢草與綿詩及內則所稱者異蓼見小毖陸佃曰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釃其田疇故荼蓼朽於是黍稷茂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按荼蓼二草孔疏謂田有原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是也朱子以爲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非是

蘇氏曰以似以續與來歲嗣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

不替其先也劉氏曰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絲衣二則

詩所蜡祭擊土鼓吹豳頌以息老物於是國亦養老焉此則養老之詩也萬物助天以成歲功至此爲其老而勞故息之人則萬物之貴期頤耄耋邦家之光也是以特於祭畢養之而述其執事者之恭如此絲衣爵弁士之祭服也自堂至於塾省其地以定坐次也自羊至於牛自鼐鼎至於鼒省其牲以定品味也然後以兕觥酌酒而養老焉又能致其尊敬無有喧嘩怠慢者是以壽考之人不獨受而安之抑且悅而

美之也按舊說皆以此爲繹祭之詩然篇中無此意雅有鳧鷖不必更列於頌朱子以爲祭而飲酒亦罕依據蓋李氏之說確矣

毛傳基堂塾之基按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蓋古人宮室之制門之內外皆有東西二塾一門凡四塾士虞禮陳鼎於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註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註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若束若編扃謂之

鉉以橫木貫耳而舉之鼏茅爲之長者束本短者編中蓋牲體皆亨於鑊然後肉晉之鼎羨納於鉶陳鼎必於門外舉之去鼏然後入抽扃然後加匕則自堂徂基舉鼎省牲實兼內外塾而言之者也

酌二則

序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班固蔡邕輩皆附會序說不足據按酌或作勺又作汋內則勺舞卽此亦用以獻尸穎濱謂方其未可而晦見其可而爲之此所謂酌是此題本義

師衆也介助也爾此也嗣承也時晦則晦循時以養

衆時明明則明於是衆乃大助之故能寵受王業丕承
先志然非平日有此大公之心見信於衆不至此

桓一則

序武志也講武類禡也予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武
王克商而年屢豐是天命不懈也士李樗曰與熊羆
之士虎賁之士同以左傳能左右之曰以蓋桓桓之
武王將保厥士往用之四方以保厥家其志上昭於
天天方命之爲君以代商耳是天命不懈之本也

賚一則

寫官記此武初歸自商祀穆考廟大告諸侯以得天

下之意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積德累仁當受命也敢時繹思凡布列於是者皆繹思之也我徂維求定豈有他也時周之命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也於繹思汝更思之也

般三則

序以桓爲講武類禡賚爲大封於廟此詩爲巡守祀四嶽河海皆後世取其義以用之其事者詩之作不爲此也

高山嵩高山中嶽也爲洛邑鎭隋爾雅謂之巒山喬嶽四嶽也河嚴氏謂禹貢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

逆河註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是也武王有定都之志登嵩高望居天下之中俯臨河嶽有辰居星拱之象故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也

詩義折中曰武大武一成之歌也言大哉武王其功烈莫強於天下矣原其初實由文德之文王開之嗣王繼文之志是以其勝殷也期於除殘去殺以致定其功而已蓋武烈仍本於文謨也酌大武再成之樂歌也國之興廢在於天命命之遲速在於天時當晦而遵養時止則止也當熙而大介時行則行也是故文王之不有天下與武王之有之皆所以奉若天時事

異而心同也賚大武三成之樂歌也承武酌而爲言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所謂文王既勤止也我應受之與嗣王受之我龍受之同也既已受之則當定之所以定之者惟有繹思文王而已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繹之所以述其事思之所以繼其志繼志則承文之德述事則敷文之功再言繹思以爲舍此無以爲定命之道也般大武四成之樂歌也史稱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雒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此武王經營天下之志而周公成之故於

廟樂特及之也桓大武六成之樂歌也言自克商以來萬邦乂安屢穫豐年可見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其所以如是者由桓桓之武王保文王所有之多士用之於四方能安定其國家其功德上昭於天故命爲皇王使永代商而有天下也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其言卒章者武之卒章也言其三其六者大武之三成六成也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之遏劉耆定功望之辭也所謂始而北出也酌之是用大介已然之辭也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賚之徂維求定南還於周以安民也所謂三成而南也般之嶽河裒對所謂南國是彊也五成之歌今無之矣桓則六成也美其德曰於昭于天尊其位曰皇以間之復綴以崇天子之辭也 昆謹按大武之樂有舞有歌舞之節次禮經詳之歌之先後則錯舉於春秋左氏傳中然二成四成五成詞不可考而申公詩說以武賚時邁般勺桓爲序左氏明以賚爲武之三而別時邁於

頌申氏謬附失實自來諸儒疑以傳疑罕所是正竊謂舞與歌相節宣謂之奏每舞一成歌亦當一成歌之節次書缺有間準之於舞可得而知也昔者孔子正樂雅頌得所秦火以來簡編失次漢時經師並出各移其第無復曩舊維

皇天縱聖學淵懿尼山所正乃覩於茲然猶未輒更定僅以

王言分識各詩之末蓋其愼也臣謹彙爲一則私自省誦又嘗反覆詩文竊不自揆欲以烈文一篇補五成之缺按彼詩云辟公周召二公也戎功武功也四方

訓百辟刑分陝東西爲二伯也與樂記所言五成而
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差合盖伏讀
聖謨頓開茅塞用抒一隙之明謹附鄙說於後云

詩學女爲卷二十五　　　歙汪梧鳳著

魯頌

詩譜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此乎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漢志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按曲阜今屬兗州府自春秋至戰國魯世都之後併於楚秦爲薛郡治漢置魯縣旋改爲魯國晉爲魯郡治後齊改屬任城郡隋廢郡改縣曰汶陽爲兗州旋又改曰曲阜縣唐省而復置宋祥符中改仙源縣金復爲曲阜元遷縣治於魯城東十里謂故城爲闕里明正德間避流寇復徙於故城今縣治是也魯故城十二門今環城基址尚存有如山嶺

魯頌四篇序皆以爲頌僖公然駉與有駜事實無考泮水閟宮先儒多牽合春秋傳者亦不足據今前二篇不定其時代大約在伯禽始封之世第三篇從魯齊于氏斷爲頌伯禽第四篇兼用王氏及

一仁山金氏所定本頌僖公之詩止此
一篇朱子辦序而仍用之吾無取焉

駉四則

此大閱而祭馬祖之詩非專頌牧馬之盛也以其詩
爲樂章體合乎頌故魯人謂之頌夫子仍其名耳後
三篇倣此

坰澤名俗名逵泉澤郡縣志云在兖州曲阜縣東九
里鄭云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坰之牧地
水草美飲食得其時蓋指此

周禮校人註自乘而廐良馬之數二百一十六匹一
廐爲一閑諸侯六閑爲數一千二百九十六良馬凡

三種駑馬如其數合之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皆養之於官謂之國馬毛傳別四種言之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之異蓋分良馬爲三而合駑馬爲一適如詩所稱之數也張氏曰思馬斯臧良馬也臧者言其德思馬斯才戎馬也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思馬斯作田馬也謂習其動作之節思馬斯徂駑馬也言足以行而已是謂四種之馬

馬名朱傳是者不贅註其云黃騂曰黃赤黃曰騂黑身白鬣曰雒此徒襲毛傳而不辨其譌者予謂黃黃馬騂赤馬以其易知故釋畜無文雒爾雅亦不載釋

文本或作駱按雒字从詩本字則去水从隹漢以前未聞从釋文作駱則詩已言之一名不應重出也正義曰俗本多作駁而爾雅有駵白駁之文是有駵有駁正以類相次也必以俗本而非之固矣

有駜一則

此孟冬大飲之詩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註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是也有駜有駜駜馬之多也乘黃乘牡乘駜羣臣在公者之所乘也鷺潔白而羣飛有序故

以爲喻于下喻其始至箋云潔白之士羣集於朝君與之飲以其禮之至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也于飛喻其將歸疏云此言于飛是旣下而飛去是也朱子以鷺爲舞者所持之鷺羽非是首二章自始至以及將歸叙大飲正文巳畢三章乃預言息蜡之事月令大飲之後繼以祈年以皆在孟冬故并及之亦以爲頌禱之詞也至飲蜡樂歌則疑仍用豳頌

泮水三則

魯齋曰此頌伯禽詩平淮夷獻馘泮宮而作按朱子以僖公無克淮事謂詩所言爲冀其有是功安成劉

氏又引春秋傳僖十三年夏會於鹹十六年會於淮皆從齊桓有事於淮夷爲證大抵惑於序說予謂作泮宮及淮夷獻賕求成之事詩已頌之非春秋不書常事之例不應不一見於經而僅書會於某地即傳亦不詳及但於會鹹云淮夷病杞故於會淮云謀鄫而已無其事而言之妄也貪齊之功而揚厲失實僞也二者無一可通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今得王氏之說則詩乃實錄矣

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東南西流至兗州府

城東入泗水水經注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茆傳云鳧葵也陸璣云與荇菜相似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按說文茆引作䒵力久切丣古酉字从草从丣丣聲也與酒字韻協當以說文爲正與說文大言也徐鍇曰今寫詩者改吳作吴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

閟宮五則

此詩有莊公之子一語其爲頌僖公無疑然膺戎狄懲荆舒據孟子是周公事也服淮夷荒徐宅據尚書是伯禽事也乃詩文皆在頌僖之後考之春秋僖公時初未見有此數事欲從舊說則既無可據而又與孟子尚書不合從孟子尚書則詩之先後殊失倫序且是詩章句舊分八章有多至三十八句少至八句爲一章者頴濱朱子皆有是正然徒以四章爲有附何而於詩之時世事實均未確審宋王文憲栢嘗言閟宮之詩蓋有錯簡三章土田附庸之下詞氣未修血脉不貫當以公車千乘以下九句接此爲一章又

欲以泰山巖巖二章移周公之孫之前元儒金履祥
更欲以公車千乘九句置王曰叔父之上今悉用二
說間附已意釐爲十章而各疏其義於後
第一章閟宮有侐至纘禹之緒凡十七句敘生民之
始自姜嫄后稷也第二章后稷之孫至克咸厥功凡
十二句敘王業之始終自太王文武也第三章公車
千乘至則莫我敢承凡九句金氏曰言周公四征弗
庭伐淮踐奄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爲荊州之界而
舒在今淮西也第四章王曰叔父至土田附庸凡九
句敘伯禽之始封於魯也第五章泰山巖巖至魯侯

是若凡十六句敘魯侯能繼周公之緒平淮徐也第六章周公之孫至亦其福女凡十三句第七章秋而載嘗至魯邦是常凡十二句第八章不虧不崩四句合俾爾昌而熾至眉壽無有害八句凡十二句第九章天錫公純嘏至黃髮兒齒凡十句此四章因祭祀而受釐陳戒之辭曰保東方曰保魯曰復周公宇皆勉僖公以法祖也第十章徂來之松至萬民是若凡十句此新廟落成之詩故以閟宮始以作廟終焉漸廟即閟宮然無可考疑在二十年西宮災之後

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戴氏震曰鄭註小司徒引司馬

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
百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
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
井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士甲士徒步卒也千
乘士徒共三萬人與此詩正合分言之則曰士曰徒
合言之則曰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亦與此合鄭氏箋詩以大國三軍解
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則削去七千五百其答臨碩又
不自安而兩其說以爲二軍二萬五千人必增五千言之乃有三萬皆
非也杜註春秋作邱甲云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邱此小司徒職文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此前漢刑法志文非周禮四邱爲甸亦小司徒職文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亦刑法志非周禮其說據漢書刑法志雜入於周禮刑法志乃總言殷周立司馬之官其制如此不必其果合殷周也而專以言周禮可乎刑法志亦本司馬法然司馬法乃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爲之不可謂之周禮也但其時近古所言有合有不合必合於經者方可取證正義引之斷其不與此合而云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集傳兩據以公車千乘

為十萬人於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加將重車者　公徒
二十五人唐初諸儒尚未有此說
二萬七千人皆三千言之乃有
三萬為三軍之步卒三萬又不計甲士三人及將重
車者二十五人為車三百七十五乘詩中二語不相通若是
恐未然笑其一乘百人也取杜牧註孫子之說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外加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
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凡二十五人如此成百人
豈古人立法必泥全數乎後儒又據此為司馬法則
唐孔穎達賈公彥疏釋諸經時尚未知有此說也
犧尊朱子兼采阮諶王肅之說然據太和中青州掘
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而背上有尊蔡絛稱

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如今博古圖所載其犧尊正如肅所言則集傳當以後說爲正

泰山東岳也虞書謂之岱宗周職方謂之岱山在今泰安府北五里山周古六十里高四十餘里峯巒谿峒所見疊出不可勝數自嶽頂而東南二十里曰雞窠山西南十里曰亭禪山東六十里曰梁父山又東曰云云山雖隨地異名皆泰山之支峯也魯在其陽爲三望之一龜蒙鳧繹皆在今兖州府龜山在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水經注云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定

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蒙山當魯境之東故曰東蒙亦曰東山在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皃山在鄒縣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其形如皃相傳伏羲曾畫卦於此故亦謂之八卦山繹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邪嶧亦曰鄒嶧水經注鄒山所謂嶧山邾文公所遷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門多孔穴洞達相通常箋云或作嘗在薛之旁按史記越世家越王曰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云常邑名蓋田文所封邑郯故郯國二邑皆齊之南地據此則常在薛旁明

矣曹氏曰漢地里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是也薛城在今滕縣南四十里許即春秋傳所謂許田鄭伯稱以泰山之祊易之者其故城南四十里有魯城括地志云周公廟在其中徂來在泰安府東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經徂來山西山多松柏鄒山記曰山在梁甫奉高博城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龍崍之山也新甫在泗水縣東南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詩學女爲卷二十六

商頌

歙汪梧鳳著

世祀契始封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上洛商是也世本昭明居砥石荀子成相云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相土徙商邱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也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謂之辰故辰爲商星書序湯始遷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囂世紀今河南之敖倉是也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史記祖乙遷於邢盤庚五遷將治亳殷盤庚遷於殷曰先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史記武乙徙河北按商今陝西西安府商州砥石未詳或曰即砥柱也商邱今河南歸德府附郭商邱縣亳歸德府東南廢穀熟縣是亦曰南亳府北四十里有大蒙城爲北亳亦曰景亳景山在焉又河南偃師縣曰西亳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也縣亦曰敖今開封府鄭州滎陽縣相今彰德府城西北五里洹水南岸有亶甲城是也耿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津縣邢今直隸順德府附

邶邢臺縣殷即西亳也河北即朝歌今直隷大名府濬縣西七十里廢衛縣是

那二則

序祀成湯也予曰此始祭而祼獻之樂歌商人尚聲故言之也特詳陳際泰曰聲者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矣

既和且平兼堂上堂下之樂言八音惟石難諧曰依我磬聲則無相奪倫矣亦不夷懌猶言不亦夷懌也古語如此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

烈祖二則

此祭而受嘏之樂歌與前篇並湯廟所用也鞉鼓磬管所以降神淸酤和羹所以享神綏我思成未成之辭也賚我思成已成之辭也二詩相爲首尾故篇末二語並同其稱烈祖湯孫亦同湯孫凡時王之主祀者均得稱之烈祖則不得他屬矣序以爲祀中宗者謬也

歐陽氏曰以享謂諸侯來助祭致享於神也來饗謂神來至而歆饗也姚舜牧曰以是人之以來是神之來

元鳥四則

序祀高宗也按元鳥燕也以羽色名或曰燕名元鳥鴈名朱鳥亦以去來之候分陰陽名之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至卽降也其必稱降者承天命而爲言文之變也契之生也當元鳥至之時詩言元鳥降而生者紀時也商始於契故言其生曰生商又本之於天之所命此皆叙得姓受氏者鄭重之詞契之前蓋無可推矣帝堯稷契斷非帝嚳之子簡狄吞卵因詩辭附會高禖祈子因契爲嚳子附會皆失其實此詩頌武丁中興之業故特詳其先世以見繼述之美首言

契者自出之祖也次言湯者受命之祖也商之先后自外丙以至小乙皆是也孫子對祖父之稱王肅所謂武丁之爲人孫子是也以爲武丁之孫子者非是武王湯號也武王靡不勝言於湯之事無不勝任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與詩皆合矣

寫官記正域彼四方開創之主慮尚權術故曰正言我之得天下以正也肇域彼四海中興之主慮循故事故曰肇言我與天下更始也故湯以開創稱武武丁以中興亦稱武

邦畿千里閻若璩曰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非路程里數周既然殷何獨不然

景山見前員隕云古字通旋也武丁時猶都景亳故曰景員維河言景山與河旋繞四固也

長發五則

此大享成湯而以伊尹配之之詩考世紀載伊尹卒竹書載祠保衡皆在沃丁八年詩當作於是時書序

謂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則是詩亦咎單作焉蓋功臣從祀自伊尹始後遂定爲商家一代典禮盤庚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公之告君奭曰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其證也

契佐禹平水土有功故因言洪水而及禹猶周敘后稷之功亦必及禹也有娀湯敗桀之地商言有娀猶

周言牧野有娀之舉方將大於其後故帝於此時即立子姓之國於商也生與姓同或曰生之爲言與也謂立子姓而與商也以有娀爲契母家實由吞卵祈子委曲附會前人未有辨其譌者姜源無夫理或有之吞卵之說吾未敢信且生民閟宮言誕育之事甚詳此詩與前篇固未嘗言契母及契之生以無可考故但[illegible]之於天耳必以周例商合德行人事爲同出於知母而不知父者亦甚謬矣

國語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商是元王爲契也桓撥韓詩作桓發西河毛氏云元濬哲也以首言濬哲惟

商故此以元王承之如書稱濬哲文明下卽稱元德也桓撥長發也以首言長發其祥故又以桓撥承之猶書稱元德卽稱升聞也故下文卽以受小國大國旣發承之

自契至湯十四君專主相土者何楷曰契始封商至相土遷於閼伯之墟以主大火厥後湯以亳興其地卽在商邱東南是開商基業者契而開興王之業者相土是也受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天之眷商自其先世皆然韓詩外傳曰古今一致也至於成湯聖敬之昭假於帝者愈久而不息然後命之式于九圍焉綴

疏禮記鄭註引作畯郵正義曰三家詩也鄭元曰畯
郵田畯督約百姓於閭井之處疏曰郵謂之郵舍言
成湯布施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畯郵之處所使不離
散駿厖齊詩作駿駹曰馬也據此則畯郵喻其能覆
物駿駹喻其能載物也
史記桀敗於有娀之墟正義云當在蒲州今山西平
陽府蒲州是也韋祝融後彭姓今直隸大名府滑縣
古豕韋氏之國廢韋城縣在縣東南五十里顧城在
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志稱湯伐桀
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虛遂戰於鳴條之野昆

吾亦祝融後已姓舉兵助桀同日而滅者也今開州西南有濮陽故城即其地桀都安邑在平陽府解州安邑縣

殷武四則

序祀高宗也疏云高宗中興伐荊楚修宮室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

撻補傳云有鞭笞六合之意采當从毛訓深荊楚春秋正義云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莊公之世荊皆書荊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盡始改為楚

西河毛氏嘗謂荊楚據蜀連越控漢引江北據中州

東國陳蔡其形勝所在不特一所深入其阻則亦盡據其要也初楚嘗伐而卽深入其地新王之師從天而降蓋用兵之神速如此商邑翼景亳也在河南雖負山帶河然四伐之國與東周無異故武丁卽位卽四征其首伐楚者以楚介南服勢把於商邑之吭而易爲患也故一嘗伐而商邑翼然足以控制天下矣古王之審於大勢又如此

氐羌西夷之國也姜姓三苗之後地里志隴西郡有氐道羌道今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羌地也山海經伯夷父生西

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此不足

據

爾雅櫙謂之楰孫炎曰櫙斷材質也鄭箋據此爲訓然彼文从木从虍而詩文無木字尚屬假借季本曰如虡劉之虡是詩之本義矣